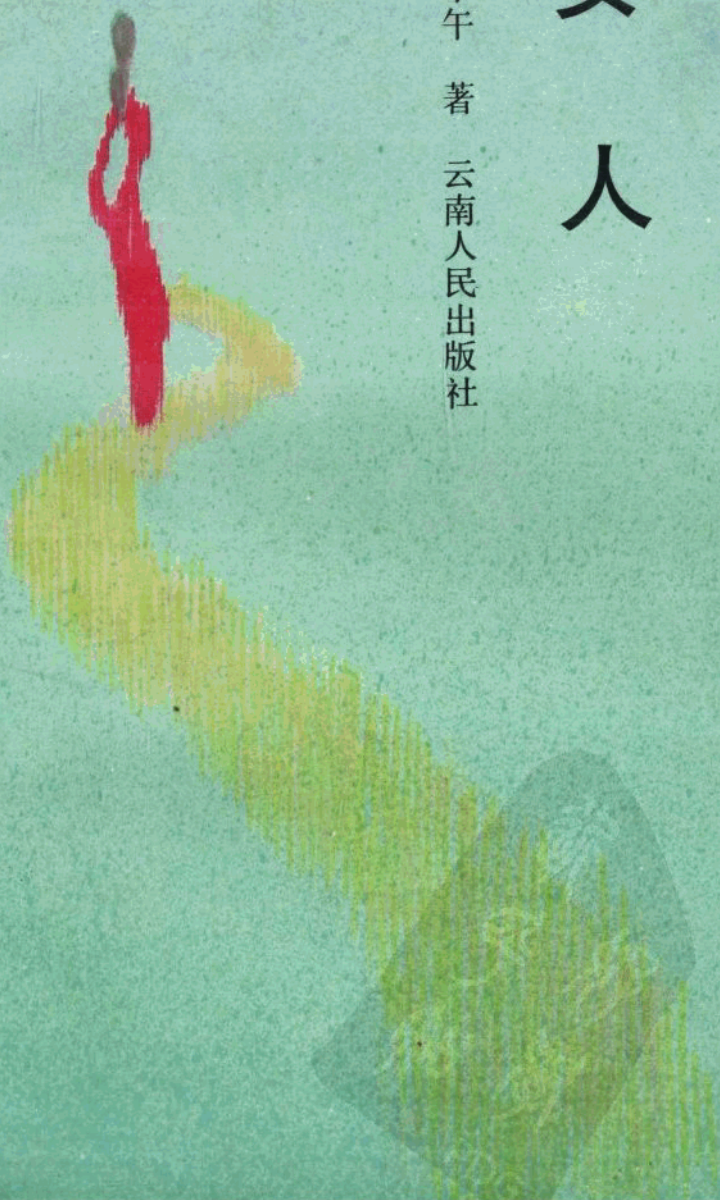


出入国门的

女人

高中午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高中午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出入国门的女 人

(滇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：李 巍

封面设计：贺 奇

出入国门的女人

高中午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75 字数：250,000
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 7-222-01101-3/I·277 定价：4.90 元

第 1 章

这是一个狭长的大坝子，犬牙交错的国境线从坝头贯穿坝尾，大半个坝子属中国，小半个坝子属缅甸。一条湛蓝清澈的河流傍国境线缓缓流去，她时而是两国的界河，时而又是一国的内河。在河流的这边，在中国一侧，有一条柏油公路沿国境线迤迤而行，在一些地段上，公路一边便是邻国的领土；在河流的那边，在缅甸一侧，也有一条公路沿国境线迤迤而行。在一些地段上，公路一侧便是中国的领土。

此刻，在中国这边的边境公路上，有两张车正一前一后飞驰着。前边是一张浅灰的客货两用轻型车，后边紧紧尾着的是一张深蓝的三轮摩托车，两车相距总在一二百公尺之内。

前边车上坐着一个女人，穿一件开口很低的天蓝色紧身短上衣，系一条印有大红团花的浅绿色长统裙，赤脚趿拉一双人字塑料拖鞋。她叫莫恩帅，傣族。

为她开车的是个穿花衬衣蓄长发的小青年，名叫小吞，也是傣族。两人似乎都未觉察到后边有车跟踪。小吞轻松自如地开着车，她则透过挡风玻璃，悠闲自得地望那落日的余辉，望那辽阔空旷的田野上的色彩斑斓的景致，望那迎面驶来的大车和小车。

后边那张车上坐着三个人，穿灰制服，扣大沿帽，戴墨镜，个个脸色严肃，眼睛紧紧盯着前边那张车。前边的车一跑快，他们的车也快；前边的车一慢，他们的车也慢，总是距离适度地紧咬着。

这是一条繁忙的公路，尽管已近黄昏，路上的车辆还是不少。最多的是满载着甘蔗的大型拖拉机和卡车，几分钟就过来一辆。车速倒不快，但那疲惫不堪的驾驶员把握着方向盘就仿在睡觉，谁见了谁害怕。手扶拖拉机也多。今天大约是境外哪处赶街，过境去做买卖的人返回来，公共汽车挤不下，就挤这种手扶拖拉机。几乎张张都超载。车斗中间码着大箩小箩货物，横七竖八插着一些竹杠或扁担。车斗两边各挤坐着四五人，车斗屁股上往往还吊着三四个人。有那累极的妇女，还坐在车沿上手抓竹箩睡觉，时时被颠得前俯后仰也不醒来，真让人担心她们会攒下车去，或者会被擦身而过的车辆锉去半个脑袋。自行车就更多了。也是超载。后轮两边各绑扎一只大竹箩，后架上还竖一只大竹箩，都装满货物。骑车的几乎全都是穿长裙的傣族妇女，她们将长裙的裙裾提起来掖在腰间，裸露出黑黑的肥肥的小腿肚，一双趿拉着拖鞋的赤脚飞快地蹬着车轮，满脸是汗。这些人，个个都像是在玩命啰。

望着望着，莫恩帅有些倦了，便眼睛半睁半闭，眯起瞌睡来。不过只睡得那么一小会，就又被小吞推醒。小吞神色紧张地问她：

“莫恩帅大婶！车上装的是些哪样货呀？”

“上货时你不是都见着了吗：白釉瓷砖。”

“没有别样违禁品？”

“没有，违章违法之事大婶不做。”

“大婶去一趟昆明，就只办得几箱瓷砖？”

“本想办点别的，价钱太高未整成。”

“那工商所的车为何还要来追我们呀？”

她微微一惊，急忙往后视镜里看。果见有车追来。车是县城工商所的执法车，她是认得的，车斗里坐的是县城工商所的汪所长，她也是认得的。只是工商所的执法车为何要来追，她却不明白。没有比较可靠的情报线索，这些执法机关的执法车是不会轻易出动的，那工商所掌握着她的什么情报线索了？他们只是不紧不慢地尾追，并不想冲上来检查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
“你咋会认得那是来追我们的？”她问小吞。

“不是来追我们的会是来追谁的呀？”小吞不安地说，“前边又没有别的哪样车！”

前边，三几百公尺内，果真不见有往前开去的车。

“追来就追来吧，”她淡淡地说，“我才不怕！”

“你不怕，我怕呀！”小吞说。

“你怕哪样？”她说，“货是我的，要罚，也是罚我。”

“可车是我的呀！”小吞急了，“他们会扣我的车收我的驾驶执照的！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你要是扎实怕，就开快些嘛！我倒是不怕，一点也不怕！”

小吞就加大马力，将车子开得飞奔起来。他时时鸣笛，时时超车。

她从后视镜里看到，那工商所的执法车也立即加大马力，

飞奔着追了上来。也时时鸣笛，时时超车。

小吞的车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，超过一张又一张车。而后边那张三轮摩托车也穷追不舍，越来越近。偏巧，这时前边路上，有三张白色的两轮摩托车在飞驰，挡住了去路。从车尾的牌照上看是缅甸过来的摩托，无论小吞怎样鸣喇叭，都不肯让路，小吞几次想超车也超不过去，气得骂起娘来。

后边的车逐渐逼近。小吞陡地发现，前边正有一条岔路，一条田间的土路，可通莫恩帅居住的弄焕寨。他急中生智，猛然一打方向盘，车子便下了柏油公路，上了田间小路。

“你疯了？”她喝道，“这条路太难走！”

“要难走才好！”小吞嘻嘻一笑，回答说，“难走，他们也就难得追上我们了！”

“何消！”她叹口气说，“其实一点也不消……”

她就又往后视镜里看，只见那执法车也来到了岔路口，稍稍犹豫一会儿，也掉头上了这田间土路。

前边的车扬起一股黄尘，后边的车也扬起一股黄尘。

这田间土路其实是从前的机耕大道，用来跑拖拉机走牛车的。近两年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后无人修整，被拖拉机的履带和牛车的车轮碾压得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。车子走在上面东倒西歪，剧烈地跳动着，颠得人的肚子疼。小吞两眼紧紧盯住前方的路面，两手紧紧握住方向盘，艰难地开着车。

后边的三轮摩托车在这样的路面上就不那么好操纵了，尽管已放慢速度，车子仍然又蹦又跳，三蹦两跳就熄了火。大概驾驶员发动不起来，三个人下来推车了。

小吞笑了，说：“你们也累了，休息一下再来追吧。拜拜——”

小吞放心大胆开车了，虽说走得艰难，却到底通过了这段

长长的田间土路，从弄焕寨的后寨进了寨子。

进了寨，也还是土路，不过平平坦坦了。不多一会儿，一幢高大的楼房出现了，那是莫恩帅的家。

就在车子快要飞抵楼房之际，突然间，一个小孩从街旁窜出来！小吞眼疾手快，猛地来了个急刹车。好险！太险了！他吓出一身冷汗来！她也吓出一身冷汗来！

小吞将头探出车窗喝吼道：“不想活啦？”

她也探出头去看。只见一个瘦女子从路旁疯狂地冲过来，一把抱起吓瘫在街面上哭不出声的孩子，又飞跑回路旁。她没有呵叱。她认得，那是寨子里那个苦女人和她的小儿子。

车子停在了莫恩帅的房前。小吞急急忙忙下车，急急忙忙卸货。

她也急急忙忙跑进家去，高声呼唤丈夫：“罕木哼！罕木哼！快来，快来！”

个头比她矮一点的罕木哼刚收工回来，正坐在后院厨房里洗脚，手拿一块粗砂石擦磨一对赤脚板。见她回来了，冲她微微一笑。

她又朝楼上呼唤女儿和儿子：“玉！桑！快下来，下来！”女儿和儿子已放学回家，正在楼上房间里做作业。

一家人都来搬卸货物。货物才刚卸下车，小吞就开起车一溜烟跑走了，想留也留不住。她就又吩咐丈夫和儿女再将那些货物搬去房檐下码起来。不必搬进房里去，反正工商所的人还要来检查的。

大家正在忙碌，那苦女人搂着吓得半死的儿子走过来，怯生生地唤她一声：

“嫂子！……”

她烦不得，冲那苦女人喝道：“刚刚死到哪里去了？为什

么不把小人看管好？”

“嫂子！……”那苦女人又轻轻唤一声。

她仍然没好气，喝问那苦女人：“喊嫂子整哪样！想要我赔还你孩子吓掉的魂呀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”苦女人哆哆嗦嗦地说道，“我来，是想向嫂子借……”

原来她是又来借钱借谷的。

苦女人名叫相珍，二十六七岁的年纪，穿一身破旧衣裙，在她面前战战兢兢。

“没有！”她冷若冰霜地回绝道，“你走吧！”说着就要绕过相珍进屋去。

但是相珍拦住了她，说：“嫂子！嫂子！你不可怜我们两个大人，请可怜可怜我们那五个小人吧！……”边说边流泪。

相珍的男人三十多岁，名叫扁鸦，也有写成“扁鸭”、“变压”的。出名的懒汉出名的瞌睡虫，办农业社时穷得叮当响，土地承包后同样穷得响叮当。承包十亩田不算少吧，收的粮食还不够交公粮。你说他懒吧，在搞婆娘方面又份外勤快，结婚十年整出五个孩子来。主要靠借贷度日。借的大多是高利贷。只是借了就不还。不还也罢却还要再来借。这不，莫恩帅去昆明前才借给两箩稻谷，从昆明回来脚还未进屋就又来借了。

“莫消来我面前哭！”她厌恶地对相珍喝道，“有困难找政府去！”

“政府也不肯可怜我们了！”

“那就与你丈夫离婚，再嫁个男人！”

“还嫁哪样人啊，”相珍听了这话泪水越发簌簌地往下流，“拖着五个儿女，哪个男人还肯要我们母子啊！”

“谁叫你.不计划生育？”

“这不怪我，”相珍有几分羞涩地低下头，“都是他……要那份！……”

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，”她呵叱道，“你要不肯，能生出那么一窝来？”

相珍羞得无地自容。她虽说穷却也是人而且是女人而且是母亲，对于一个女人和母亲来说，还能有比这个话更令人羞辱的么？相珍不想借钱借谷了，抹去泪水转身就走，走出去不多几步路就哇地一声痛哭起来。

已经进到屋内，听见相珍失声痛哭，她的心先是一阵哆嗦，接着就有点后悔了，接着就又有怜悯起相珍来了。

“你回来！”她对着相珍喝道。

相珍只顾哭只顾走，像是并未听见。

“你回来！”她又喝一声。

并非她小气，借给他们家一箩两箩谷十元二十元钱，她从未心疼过。在此之前他们家也曾多次来借过，借去多少钱多少谷，她从不挂帐，从未想到过要他们赔还。令她厌烦的是，这样一回一回地来借又一回一回地借给，就像无底洞似的，如何救得了他们那一大家人？

相珍回来了，进得屋来，诚惶诚恐地站在她面前，胆怯地问：

“嫂子肯借了么？”

她叹一口气说：“不是我不肯借给，实在是你们这家人也像是个扶不直腰的稻草人！你想过没有，你们这样日日借月月借年年借，哪一天才会有个出头之日？……”

相珍低头还未作回答，这时屋外就响起了摩托声；她急忙向门外看去，见是那工商所的执法车来到了门前。她由不得叹

息一声。

未等出门去迎接，就有两个执法人员冲进屋来，顷刻间，一人把住了前门，一人把住了后门。

相珍一见吓得浑身发抖，想走，又不敢走，赶紧躲到了墙角落去。

丈夫、女儿和儿子也吓得不寒而栗，急忙奔进了后院的厨房去。

只有她不慌不乱，坦坦地出屋去迎接客人。未曾开言先就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笑过之后才说：

“是汪所长来了，稀客，稀客呀！多时不来了，多时不来了。快请进屋坐，快请进屋去坐。”

汪所长并不进屋，先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说：

“果真就是你！你也变样了，变白了，变富态了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！”

她被看红了脸，羞说：“汪所长仿这份说连树上的鸟儿都羞了！”说时仍是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“白哪样啊？富态哪样啊？变老了变丑了倒是真的！”

她今日虽风尘仆仆，但化了妆，施了粉，描了眉，涂了唇膏，又有一对顾盼灵活的大眼睛，人也就白些了，四十多岁的人才仿三十多岁。紧身短上衣紧紧裹住她的胸，长统裙紧紧裹住她的腰她的臀，左腕上又戴得有坤表，右腕上又戴得有银镯，裸露的脖颈上又戴得有金项链，人也就富态些了。

汪所长打量罢她，又打量起她家那幢新修的高大的楼房来，边看边发感慨：

“想不到你家而今也有得这么一座高楼！真是鸟枪换炮，鸟枪换炮呀！”

她听了容光焕发，说：“这都是托邓大爹的福！”说时仍

是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“没有邓大爹的好政策，我家也有不起这样好的屋！”

傣族人大都住竹楼，古书中称之为“干栏式”建筑，墙壁、门窗、楼板、梁椽无不用竹子建造，因而叫竹楼。她的这座新楼虽也是干栏式，但不用一棵竹子全用木料建造。楼下系砖墙，楼上是木板墙。房顶盖的不是芭茅，而是镀锌金属波形瓦。楼下也不再是牛圈，而是宽大的会客厅。外墙漆成天蓝色，房檐护板和防风板都雕镂出好看的图案。所以是鸟枪换炮。

汪所长将屋外的一切都打量完毕，这才问她：“进去参观参观，欢迎吗？”却又不待她答话，便顾自腆起肚子大步走进屋去。

第2章

进得屋，她笑嘻嘻地，一边请客人坐，一边忙着为客人沏茶递烟。

汪所长并不坐，又打量起这间会客厅来。客厅约有三十来平方米，摆一套从昆明买来的拐角沙发，摆一套从邻国曼德勒买来的沙发式柚木椅。一列也是从曼德勒买来的组合柜里，也有彩色电视机，也有录音机。墙角有电扇，壁上有壁灯，天花板上有吊灯。一面墙上挂一幅粗劣的油画，另一面墙上贴几张半裸的美女像。

汪所长不无讥讽地说：“你这客厅，比得上县首的小招待所了！”

她听了喜不自禁，说：“汪所长快莫夸了，再夸，大山都会笑弯腰了！”说时仍是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打量过客厅，汪所长突然发现墙角还立着个穿着破旧的妇女，便问那是什么人，她笑说是来借钱借谷的。

“你还放债？”

“哟，汪所长，这是放债么？”

“不会是高利贷吧？”

“汪所长！你仿这份说就吓着我了！你仿这份说我就不能借了！……”

如今做人真是不好做了！瞧瞧，好心好意想要帮助一家苦人，哪晓得倒落个放债放高利贷的坏名声。不借了！何苦！于是立即对那相珍下逐客令：

“苦妹子，你走吧。我们家不借了！我们家不敢借给了！说我放债呢！说我放高利贷呢！……”

相珍先是一怔，接着泪水便扑簌簌地往下流，只好抱起孩子往外走。未等走到门口就忍不住，终于放声恸哭起来，边哭边诉：“嫂子要不肯借给，我们一家就不会有救了，不会有救了……昨日我家就没有米了，今天一天，今天一天，一家人都还没吃过一口饭呢，都还没……我们一家人，不得活了，不得活了……”说着说着就软瘫到地下去，嚎啕大哭，嚎啕大哭。她哭，怀里的孩子也哭。

听着母子俩这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她的心揪紧了，眼角也泪花闪动。她冲着相珍大骂起来：“你个熬女人！你个死女人！你来了这么久，这些话为啥不早说？人一天不吃饭，还不饿死？饿着你家两口子我不可怜，饿着五个小人，我可怜哟，我可怜哟！……”尔后便连声念佛：萨都！萨都！尔后又走上前去搀扶那相珍，抹一把泪水，说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快莫哭了，快莫哭了。我们借给就是了，我们借给就是了……”劝一阵，相珍才停止恸哭立起身来，但不肯坐，站在墙边，仍是泣不成声。

汪所长听了见了，两个助手也都听了见了。

她轻言细语对那汪所长说：“汪所长，你若不信问问她，

这些年我借给她家这多钱这多谷，收过她家一个利没有？”

汪所长并不问。

相珍抽抽搭搭地答：“共没，共没……”

她又对那汪所长说：“汪所长，你若不信问问她：这些年她来借得这多钱这多谷，还过我家一文钱一粒谷没有？”

汪所长仍不问。

相珍又抽抽搭搭地答：“共没，共没……”

她也就长叹一声，对汪所长说：“我这个人最是心善，见不得世上还有受苦人，见了苦人我就心痛。从前我也是苦人，都说一棵苦树结不出两种苦果来，她家我不搭救谁来搭救？她一回一回来借我一回一回借给，莫说不收她家一个利，就是借出去的那些钱和谷我也没想要她家赔还——我共不挂帐！……”

相珍忙哭着说：“嫂子真正是我家的救命恩人，真正是我家的救命恩人呀！……”

汪所长皱了皱眉头。

她又对汪所长说：“我也曾想过要帮他们家找一份生钱的工作，可她男人是个大懒汉，田也盘不好，样事都不会做；她倒还能干，偏又拖着五个小人脱不开身。为着她家的事，我是日日焦愁啊！……”

汪所长再一次皱皱眉头，说：“这些话留着向民政部门讲去吧。我们今日来，还有些工作要做。要借钱借谷就快些借给吧，借了也好请她走。”

她也就赶紧走过去轻声对相珍说：“苦妹子你先去吧，汪所长他们还有工作要与我商量。后院厨房有碾好的米，你先拿些回去煮顿饱饭吃，吃饱了领上你家男人来见我，我还有话要对你们说。”

相珍感激涕零，连连答应，擦干泪水，就快地去了后院

厨房。行前，不忘向女主人弯身施一礼，不忘向汪所长也弯身施一礼。

打发走相珍，她便又忙忙地去招待客人。

她请汪所长坐，汪所长坐了；她请汪所长喝茶，汪所长喝了；她请汪所长抽烟，汪所长却拿出自己带的烟来抽。

她请那两位助手也来坐，两人都说不消不消；她向两人献茶，两人都说谢谢了；她向两人敬烟，两人都说不会不会。

她也就在汪所长对面坐下来。

汪所长过早地发了福，有一个大肚子。因为穿着制服，又戴有墨镜，很是威严。他喝着茶抽着烟，很有几分感慨地对她说：

“改革开放也才五、六年，你就大大地发家致富了！”

“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。”

“政策只允许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致富！”

“我也没做违章违法的事嘛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两人都从容地笑，笑过之后，又从容地说。

“你是不是有时也走私，哎？”汪所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地问。

“啊呀汪所长，”她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，“说我走私，你拿着几回？”

“你是叫莫恩帅吧？”汪所长问她。

“是呀，莫恩帅就是我——怎么？”她说。

“记得去年我就在城子拿着你一回，”汪所长笑容满面地说，“还罚过你两千元钱！”

“不是去年，”她说。

“前年？”他问。

“大前年，”她说，“初初开放的头年。”

“不管是哪年，”他说，“总有这回事吧？唉？”

确有其事。那是三捆布。从内地运来，打算偷运到国外去卖。每捆布纯利百多元，跑一趟能赚三几百元。她已经跑了五趟。没承想这一趟出了事，在县城卸货时，让工商所拿着。

“了得！大胆！”当时汪所长怒骂着，声色俱厉，“没收！全部没收！”

那阵她胆子还小点。听说要没收，脸色顿时变得仿鹭鸶毛色一样苍白。三捆布几千元。这是她的全部资产，苦了好多年。她哭了！涕泪横流，紧紧抓住三捆布，嚎着：“你们不要没收我呀！不要没收我呀！……”

她把“不要没收我的布”说成“不要没收我”，引得围观的人一阵哄笑。那时她的汉话说得不好，语病多，常将一些单词说走样，比如把“没有”说成“不有”。

她也不知人家笑她什么，只是嚎：“买一小点布就得没收，我是扎实认不得呀，你们不有挨我宣传过呀！……”

“你不要装傻！”汪所长对她断然喝道，“你做走私生意，也不是头一回了！”

“共不做过，共不做过呀！”

“你们这号人，利润越大，胆子就越大！”

“不利润，不利润呀！”

“没有利润，你买这三捆布的本钱从哪里来？”

“我是借得高贷利呀，真正的高贷利呀！”她又将“高利贷”说成了“高贷利”。

她一边嚎，一边不住地扯头发，撕衣裙，抓脸皮，搞得不像个人样子，也就赢得一部分围观者的同情，好些人都来为她说好话。

于是改为罚款两千元。三日之后，她拿上钱从工商所领回